

武侠精品

(台湾)司马紫烟 著

勇士傳

上



中原农民出版社

「司马紫烟作品集」



序 言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历史结晶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及国际文坛中，占有特殊地位。为此，1993年夏，中国武侠小说学会策划在国内编辑出版《武侠新星丛书》，这对发展和繁荣武侠作品起了重要作用。

司马紫烟先生作品集在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儿女喜爱读武侠作品，也体现了民族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和繁荣。司马紫烟先生作品集包括《红粉刀王》、《南疆飞龙传》、《如玉赌坊》、《佛剑情天》、《铁血红妆》、《金仆姑》、《一剑寒山河》、《大英雄》、《剑影情魂》、《八骏雄风》、《招魂客栈》等二十部精品佳作。

从司马紫烟先生这次出版的二十部作品来看，可以悟出它的鲜明特征：

有着开阔的历史胸襟。司马紫烟先生对武侠题材的拓宽，对历史认识的更新和叙事模式的多样性，反映了他开阔的历史胸襟，使他主动思考许多历史现象和那品之不尽的人生的况味，所以他无论在礼赞侠魂和民魂中，还是在反思历史、剖析世情上，由心灵的真诚而抒情发愤，更见其深广而激发世人的苦思。

包含特殊的民族文化。可以说司马紫烟先生的武侠小说使你读后虽有着满脑子的武功打斗的幻影，但无论剑招、剑理也罢，刀术、拳掌也罢都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哲理、文化。琴棋书

画，万流一宗，这就是反映在武侠小说中的琴音伤人，以棋论武，红花绿叶也具有神奇力量。这只有博学多才的司马紫烟先生，才能驾驭这神思奇妙的铁笔与画卷。

具有正义的民族气质。作为各色小说类型中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武侠小说，通过数代作家的精心细作，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即以生命的个体形式和独特的语言，询问自我与民族精神的去路，到金庸、司马紫烟先生作品集的内涵，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武侠小说的内在气质，就是中华民族的正气、民族的骨骼和气脉；不畏强权、主持正义的道德准则。所以我们也能够容易把握到它的文化精神，即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交汇融合。

当广大读者喜爱司马紫烟先生作品的时候，还要提防假冒伪劣的制造者们，从中破坏司马紫烟先生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都 梁

二〇〇一年元月于广州

内 容 提 要

峨嵋山上摆下了武林中三年一次的竞技大擂，此次却以两千斤重的大钟为准，谁能举起才有入选打擂的资格……

江湖上向来不知道一任任的丐帮帮主是何人，这是丐帮秘而不宣的帮规，殊不知这次竞技，丐帮帮主却公开亮相来参加从不参加的武林三年一次的竞技大会。

俞士元——新任丐帮帮主，肩负上任帮主遗嘱使命，公开暴露身份，在武林竞技大会上一举夺魁，为查寻在伏牛山中残杀上任帮主的凶手而行走江湖，从此主仆二人，历经了种种磨难，终于查出了凶手的倪端。可谁知凶手却成了俞士元的红粉知己……由此却引出了江湖武林常年受一个暗中控制的盟主监督的秘密组织，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武林盟主监督人却是一个豆蔻年华的妙龄女郎！

不是俞士元怜香惜玉，舍不得杀死宇文琼瑶，而是宇文琼瑶被俞士元的侠肝义胆和潇洒风度所倾倒，主动放弃武林盟主监督人之位，与俞士元联手平息武林中另一股欲称霸武林的蓝梦蝶之流，追凶于大漠……

当俞士元率群雄历尽险阻追至毒龙宫即将一举剿灭枭雄之即，毒龙圣者拼着自己走火入魔之险，施为“天魔八吼”神功，眼见俞士元群雄大部分要被“天魔八吼”神功所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却想不到毒龙圣者亲训的天魔女阵会将他自己围在其中，裸体美女携裸体男子在眼前恣意虚幻模拟风流之态，一下使毒龙丧失本性，功力全消，使群雄得以擒凶获胜……

目 录

一	峨嵋摆擂	较力入围	(1)
二	巧戏两雄	席位之争	(18)
三	丐帮之掌	受嘱追凶	(40)
四	凌府醉酒	凶露端倪	(65)
五	蛇蝎美妇	苦肉之计	(81)
六	韵珊之谜	请罪丐帮	(98)
七	误上贼船	血溅三峡	(112)
八	帮主拜山	刀阵之争	(132)
九	斗智斗勇	毒胜黑狐	(146)
十	半斤八两	令符之秘	(166)
十一	丐帮盛会	毁令意图	(183)
十二	面纱初撩	虎头蹭痒	(200)
十三	相约岳阳	会前秘策	(216)
十四	艳惊狂生	设计戏凶	(232)
十五	岳阳楼会	真假难辨	(249)
十六	三鼎争雄	诡计败露	(265)
十七	正逆连环	凶险谜藏	(282)
十八	比剑论剑	以一敌二	(299)
十九	一剑化险	女人妒心	(314)

一 峨嵋摆擂 较力入围

“蜀江水碧蜀山青”，这是诗人对于天府之国——四川的礼赞，西南一带，由于地处荒僻的高原，大部分都是穷山恶水，只有这一块地方得天独厚，物华景秀，成为众所周知的乐园。

嘉陵江的水永远是那么蔚蓝，峨嵋山也永远是那么青葱，这地方不仅是佛教的圣地，而且也是武林中圣地。

三年前，九大门派在黄山论技，峨嵋的俗家弟子凌无咎以一手风雷剑法与三十六式披云掌力挫群雄，独占鳌头，不但本人赢得天下第一的美誉，即使是峨嵋一派，这些年来，也隐隐有武林霸主之趋势。

现在又到了三年较技之期，身居主人的峨嵋这次居然别出心裁，将竞技的项目改为竞力。

接到这项通知的武林人士虽然略感意外，却也没有太多的惊奇，甚至于一部分敏感的人，还认为这是明智之举。

因为近两三年来，江湖上出现了几个特殊的人物。

他们都一反武学的常规，不以技胜而以力雄，使的都是长枪大戟等粗重武器。

交手不论章法招式，却往往能一招却敌，当然这些对手都是折服在他们神勇无比的巨力之下。

最负盛名的有四个人，那是云南的“金花峒主”祁赤连，百粤的“碧目天王”南彪，这两个人都是化外的夷族。

另两人一个是关外旋风牧场场主——“铁塔神”屠万夫，一个是河洛的“云里金刚”骆家雄！

这四个人各处一方，却分别地折服了不少知名的武林人物，俨

然在江湖上形成一股新的势力。

所以当峨嵋将这一次的聚会节目更改,大部分的人都不表示反对,而且心中颇感兴趣。

四大力士都没有碰过头,这次聚在一起较力已是新鲜事,何况这个提议又是上届武学宗主峨嵋所提出的。

他们为了维持荣誉,不知要推出一个怎样的力士来参与逐鹿,但无论如何,这次大会的精彩是可以预料的。

会期是六月十六日,远在五月初,就有不少的江湖人在峨嵋山下徘徊游览,等着瞻仰力士雄风。

会期的前三天,峨嵋腾空了两处下院作为宾馆,接待那些持有请柬的知名人物,至于另外那些籍籍无名的人物,则只有寄居在各处的小庙中,等到正式开会的那一天,才允许进入较技的正殿。

六月十六终于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日子。

天色才微微发亮,峨嵋正院的大门外已是万头蠢动,熟识的人互相寒暄着,谈论着有关这次大会的种种情形。

请柬上规定寅时三刻开门,卯时正开始比赛,现在刚刚才至寅时,正殿的包金大门紧紧地闭着。

每一个与会的人也只好耐心地等待着,有些人在心中暗暗表示不满,认为峨嵋派的人太搭架子。

可是他们慑于峨嵋的威胁,只得把这种不满的情绪闷在心里,最多也是放在口里低声地咕哝着。

寅时过半,忽地人潮中起了一阵轻微的波动,后面的人纷纷地朝两边挤压,让出了一条道路。

前面的人也受了影响,自然而然地让出空隙,这才发现一字纵列,来了六个横眉竖目的彪形大汉。

这六个大汉都赤了上身,腰下围着一块豹皮,赤脚,足踝上系着解铃,举步时叮当直响。

这几个人的装束一望而知不是中原人,尤其是当头的那一人,身高丈许,胸臂上肌肉坟虬,线条分明,像爬着无数小蛇,长发披散

在肩上，大鼻下扣着一个巨大的银环，铜铃似的巨目中射出灼人的碧光。

他身后的一个大汉比较矮一点，棕色而油亮的皮肤，肩上扛着一柄巨斧，遍体乌黑生光，不管是认识或是不认识，大家都知道：“碧目天王南彪来了！”

南彪领着他的众人走到紧闭的殿门之外，略顿一顿，然后随便扭头向旁边的一个人问道：“门为什么还不开？”

说的居然是纯熟的汉语，略带川音，声若闷雷，震得人耳鼓闷然作痛，那人立刻嗫嗫地答道：“时间还没有到。”

南彪哈哈大笑道：“峨嵋的秃子们太不像话，老远把洒家请来，却关着大门接待，这就是你们中原礼义之邦的待客之道吗？”

声震四岳，吓得他身旁的人纷纷后退，却没有一个人敢回答他的话，南彪等了一下，不禁又怒道：“这一扇门就拦得住洒家吗？孩儿们，拿斧子来！”

他身后的大汉立刻把巨斧递上，南彪接在手中猛然挥动，对准门缝上砍了下去，只听轰然一声巨响。那两扇厚达尺许，重逾千斤的包金殿门竟被他一斧劈开，殿墙一阵巨震，接着又是轰轰两声巨响！门倒了下来，现出许多愕然震惊的僧侣。

四周的人被他的雄力所慑，寂然无敢出声音。

南彪哈哈大笑，把巨斧交到后面道：“主人以闭门羹待客，洒家破门而入也不算失礼吧！”

语毕昂然进入大门，他身后的大汉也随着跟进去，再后面的人想到一定会有一番大冲突，不愿意错过这场好戏也忙着拥了进来，一时门口秩序大乱。

南彪领先走了十几步，突然僧侣中走出一个中年和尚，身披黄色袈裟，手持念珠，合十一拜道：“敝寺因为准备尚未妥当，所以才令诸位久候，南施主也未免太性急了一点。”

南彪脸色一沉，怒声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对洒家如此说话！”

那僧人毫无怒容，仍是和颜悦色道：“贫僧法净，任本寺知客之职。”

后来的那些人却噤然无声，因为他们认识这知客僧法净，正是上届较技的武林第一高手凌无咎，不知何时也落发为僧了，南彪不认识他，却因为这僧人的态度很和蔼，他也不能再发脾气，只是傲然地道：“你既是知客僧，可替洒家准备了座位没有？”

法净平静地道：“南施主是敝派柬约较技的贵宾，自然早已安排好座位，施主请随贫僧来，先到座上歇息一下。”

南彪傲然地点头，随着法净坐下，后来的那些人中也有接到请柬的，这时纷纷找到其他僧侣带路，到自己安排好的位子上坐下。

法净则始终默默地招呼着客人，大沙弥来献茶，都是先交给法净，由他再转奉给其他的宾客。

南彪见那些受招待的客人，都是很恭敬地站了起来，双手将茶接过去，即或少作寒暄，态度也十分庄严，不禁奇道：“这知客僧人是什么地位，为什么大家对他那样客气？”

南彪旁边坐着一个老年武者，低声告诉他还道：“他就是上届较技冠军凌无咎，本来有风流美剑客之称，技挟天下，威震四海，不知怎会削发受戒的。”

南彪哦了一声，心中也感到很奇怪，不过这时又有许多客人进来，十分显眼，吸引了他的注意！

云南的金花峒主祁赤连也是光着肩膀，身着一件缀满亮金属片的小背心，胸前毫毛纠结，两臂上各刺着一条盘龙，相貌威武，他只带着一个从人，却是一个浓眉大眼的苗装妇人，替他携着一柄镔铁长矛。

关外旋风牧场场主“铁塔神”屠万夫则是个虬须客一类的人物，长身短装，身边倚着他的成名武器大铁塔。

河洛勇士云里金刚骆家雄完全是名副其实的金刚，蓝面红须，所使的武器则是一具钢拳。

这四大勇士都是巨无霸似的身材，所使的武器也都是两百斤以上，特别引人注目，当然他们自己也特别互相注意，谁都在打量对方的武器斤量，进一步去揣测他身稟的劲道究竟有多少。

客殿上又是一阵喧闹，原来是少林的代表到了。

少林是方今武林堪足与峨嵋一相抗衡的大宗派，上次他们选出的代表金罗汉悟禅仅以一招之失败于凌无咎。

这次来的却是一位相貌平凡形容枯瘦的老僧。

法净迎上去合十道：“贫僧谨代表敝掌门欢迎大师法驾，请教大师如何称呼？”

那老僧也合十还礼道：“不敢，贫衲悟缘，乃掌门师兄九师弟，一向在嵩山下院默修，这次是奉命参与盛会。”

法净庄容一摆手道：“大师请升座吧，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悟缘又合十作礼，然后跟在法净身后向座上走去，行有数步，悟缘眉色一动，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凌大侠在黄山一役，威震天下，英风远及，正如丽日中天，因何这么快便抛却名心，投身空门……”

法净一笑道：“名心本属虚穴，贫僧只憾弃之太迟……”

悟缘微怔道：“大师来受戒前，曾有美剑客之誉，黄山一战后，再膺天下第一剑手之号，武林中多少侠女，莫不以……”

法净仍是微笑道：“红粉髑髅，黄土青冢，不过是转眼劫相。”

悟缘面现敬色道：“贫衲自小出家，从来未履尘世，然以道心悟性而论，乃觉不如大师远甚，大智大慧，贫衲谨致无上敬意！”

法净笑着道：“悟兄过奖了，软红十丈走一阵，乃成劫火莲身，贫僧不过比大师多一点感悟的往历，一定要讲到持心如水，贫僧就差得太多了。”

悟缘再不发问，默默地走到座上，等了一下，已是卯时正，乃闻大殿中一阵钟鼓交响。

由殿后转出一列僧侣，拥着峨嵋掌门法元大师，缓缓地登上了主座，众人迫不及待的竞技大会开始了。

法元大师相貌清癯，双目灼灼有神，以他那坚定有力的声音朗然向四周发话道：“武林三年一次论技，行之已有百余年历史，敝门有幸忝属武林一派，更幸运的是上届黄山论技，敝师弟凌无咎侥幸得胜，乃愧膺本届大会的召集人，不过这一次敝门斗胆将大会节目变更，改技为力，相信各位都已明白敝门的用意，贫僧也不想多费唇舌……”

话犹未竟，南彪已在座上站起来道：“既然大家都明白了用意，掌门人何必还要多作交代，痛痛快快地宣布开始算了，这次贵派的代表是谁？”

法元大师望了他一眼微笑道：“南施主快人快语，贫衲倒是不便多作饶舌，但是敝派这次忝为主人，总得对天下各路同道作个交代。”

南彪不耐烦地道：“那你就快交代吧，洒家等不及了。”

法元大师仍是微笑道：“贫衲也不愿多浪费时间，这次大会既然以较力为主，多少总得像个样子，敝门特别为此准备了一些礼物，也加了一些规定，那就是与会出场较技的人，先要通过一项测验，也好对天下朋友们有个明白交代！”

南彪毫不在意地道：“怎么测验法？”

法元举掌轻轻一拍，殿外应声进来一个身躯高大的僧侣，身着黄色袈裟，殿中的人也起了一阵骚动。

大家震惊的不是这僧人的出现，而是这僧人手中托着一口巨钟，钟体为黄铜所铸，径广数尺，高有寻丈，估计那重量总在两千斤出头，这僧人托住钟缘，一步步地走进来，手腕稳定，毫无吃力不支之态！

他把钟放在大殿中央，然后才对法元躬身行礼。

法元微笑地道：“这是敝师弟法本，也是敝门此次参加竞技的代表，贫衲所谓的测验，即是请参加竞技的诸公，也将这钟举起来走上一遍，但不知诸公意下如何？”

四下立刻陷入一阵寂静，每个人都在心头暗自估量了一下，有

几个自负有几斤膂力，准备到这儿露一下的人都凉了下來，动手过招，还有取招巧道，这力举千钧，可是真正的气力，丝毫都取不得巧。

南彪哈哈大笑道：“一口钟还难不到洒家！”

法元轻笑道：“贫衲知道施主神力惊人，这项规定也不是为着施主而言。”

南彪脸含微笑离座，走到那口巨钟之前，先用手指扣了几下，殿中立刻充满了嗡嗡的钟声！忽地他抽身退后一步，出拳直掏钟面！

“咚！”一阵巨响回荡不已，那口巨钟被击得连连翻滚，倒在三四丈外的石地上！

南彪得意至极地仰天长笑良久，才对法元道：“洒家认为依样学步大是无聊，乃换了一个方式，不知这样可否算是通过测验？”

“碧目天王”南彪勇武绝伦，一拳将巨钟击出三四丈远，不但使与会之人惊骇欲绝，连峨嵋掌门法元微泛惊色道：“施主挥拳击钟，较举钟难上百倍，当然可以通过测验，请施主暂时休息一下，让其他朋友施展神功吧！”

南彪豪笑归坐，另一边的“铁塔神”屠万夫站了起来道：“南天王神力无双，兄弟狗尾续貂，只怕大是不易，然而高明当前，不请教一下实在心痒难忍，只好勉强博诸位一笑吧！”

说完走到钟前，先用脚尖一钩，将那口巨钟踢了起来，然后两手接住，上下摆弄片刻，再捧到原地放下！

四周暴起轰雷似的掌声，因为他钩钟接钟，用的是走江湖耍坛子的手法，并无出奇之处。

难在这口重达两千斤的巨钟，他要来依然干净利落，这才使人如痴如狂地为他喝彩叫好不止！

法元又是略略动容道：“屠壮士力雄技妙，老衲倾心不止！”

言下之意，自然是也通过测验了，屠万夫笑着朝四周打了一个长揖，也回到座上。

众人的眼光纷纷射到骆家雄与祁赤连的座上，等待他们中任何一个出来，心中还在揣测他们要出什么新花样，祁赤连端坐不动，骆家雄却顿了一顿，才站起身来，走到钟前道：“兄弟既不是卖拳头的，又不是耍坛子的，好在今日之会仅是比比力气，兄弟按照规定举走一趟算了。”

说着举起钟来，照着法本的模样走了一圈，立刻放回原位，也不等法元认可，径自回到座上。

四下立刻又是一阵哗然，骆家雄表现的神力虽然也足惊人，可是有南彪与屠万夫在前，毫无出奇之处。

妙在他口齿尖刻，将前面两个人都骂上了，屠万夫只是铁青着脸生气，南彪却忽地起立怒骂道：“混帐东西，你有种站出来，酒家好好教训你一顿！”

骆家雄在座上阴恻恻地道：“小子，你找死也不必急着抢时间，等一下子自然有机会碰头的，那时还说不定谁教训谁呢！”

南彪勃然大怒，正要扑过去跟他拼命，法元连忙拦道：“南施主请少等一下，现在测验未毕，决斗尚非其时，今日乃较技大会，请不要乱了秩序。”

南彪悻悻然地坐了下来，他身上的肌肉不住地跳动，显见得心情激烈之至，骆家雄却连连冷笑。

法元朝骆家雄瞟了一眼，隐有不齿之色，南彪虽然莽撞，犹有武人豪壮的本色，这家伙则阴险外露，令人可鄙！

好容易一场纷乱安定了下来，殿中寂静地没有一点声音，法元等了片刻，忍不住对祁赤连道：“祁峒主非吝于赐教？”

祁赤连微微一笑道：“座中高人甚多，兄弟想等一下！”

语态甚是从容，法元倒是不便相强，只得转向其他的人，连问数声，四下俱无应者。

骆家雄在座上又冷笑道：“天下济济群雄，难道够得力士之称就这几个人！”

此言一出，引得大家反感颇深，当然这些人中能够勉力举钟的

总还有几个,但是他们自知甚明,即使通过了测验,仍不足以与先前那几个人相较,所以干脆藏拙不出了,可是骆家雄又实在叫人生气!

少林悟缘大师整袂起立道:“贫衲本来无意争雄,端只为身属武林一派,不得已只有滥竽充数,尚祈各位明公多方指教!”

语毕走到前,只手拈起钟上的挂环,只手平举,提着走了一圈,再回到原地时,略略有些喘息。

四下叫好之声,不绝于耳,因为悟缘单手举,手臂又直又平,伸在胸前,比诸其他人要吃力好几倍!

所以他虽然表现得比别人吃力,也比别人更精彩!

法元深为动容地道:“大师天生勇武,大力神僧之举可当之无愧!”

悟缘淡淡一笑道:“掌门人过誉,贫衲终日在山中担水砍柴,养得几斤膂力,如何敢当重誉,请示掌门人贫衲可否交差了。”

法元连忙道:“当然,当然,大师请返座休息吧!”

悟缘缓步归座,骆家雄也诧异地望了他一眼,似乎没想到这枯瘦的老和尚会有如此大的臂力!

金花峒主祁赤连又等了一下,才动身走到巨钟前面道:“各位若是再不上场,兄弟就要献丑了,兄弟先声明这一场是压轴戏,在兄弟之后,各位再想参加也来不及了。”

众人俱是一震,不明白他话中是什么意思,可是祁赤连并不给大家多作考虑的时间。

蓦地一掌朝钟上拍去,殿上又被那阵嗡嗡的钟声充满了,不过这次的声音特别响亮,连人的心头也跟着猛震!

等大家在巨响中定过神来时,又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原来祁赤连那威力无俦的一掌,竟将那口巨大的铜钟击成十几块,碎呈在地上,难怪他说这是压轴戏了。

四周的人都被他的巨力震慑得连口都张开不得,千余人群聚在大殿上,竟自变得鸦雀无声。

祁赤连得意地朝法元一笑道：“在下一时无状，毁却贵刹宝器，深以为咎！”

法元呆了半晌，才道：“峒主如此神力，难怪威震苗疆，老衲叹为观止矣，峒主力如天神，凡人实不足抗，敝门首先宣告退出竞技之会！”

少林悟缘大师也跟着道：“贫衲也退出大会！”

屠万夫长叹无语，神情落寞，骆家雄则脸色阴晴不定！

只有碧目天王南彪脸现敬容道：“佩服，佩服，洒家僻处南粤，竟不知道有祁兄如此神人，兄弟虽然自知不如，却仍希望祁兄稍加赐海！”

祁赤连笑着道：“南兄太客气了，今日本来就是力士大会，不经过比赛如何定高低呢，但不知南兄要如何赐教？”

南彪庄穆地道：“洒家只会舞斧头，就在兵器上讨教几招吧！”

祁赤连笑着一招手，他的侍从那个番女立刻把那柄长矛送过来。南彪在众人手中接过巨斧道：“洒家的斧头重两百七十斤，但不知祁兄……”

祁赤连笑道：“兄弟的钢矛不过略重一点，刚好是三百斤，不过斧招重砍劈，矛招多拧刺，使起来还是南兄要费力一点。”

南彪哈哈大笑道：“只怕费力不讨好，惹得祁兄笑掉大牙！”

祁赤连也是哈哈大笑，俩人的笑声震动屋宇，那佛前的供桌香灰震得直掉，烛火也跳动不已。

二人剑拔弩张，各持器械，热战一触即发，四周的人也屏息以待，等着欣赏一场石破天惊的激战时刻！

突然人丛中响起一个嘹亮的呼喊道：“喂，二位等一下！”

二人闻声懈势，回头看时，却见人群中跑出两个人，前面一个是二十三四的年轻人，剑眉朗目，英气中还透出三分未脱的稚气，后面的一个则是真正的小孩子，头上结着发辮，一身小厮的打扮。

南彪被他打断了比赛，心中大是光火，猛吼道：“小伙子，你要干吗？”

那年轻人从容地笑道：“听说此地举行力士大会，在下在家练过仙人担，自觉还有几斤力气，特地赶来参加！”

四周一阵哄笑，把刚才那股紧张的气氛冲淡了，因为仙人担在平时是最基本的练劲玩意儿，这家伙冒冒失失地跑出来，怎不叫人发笑呢？

法元大师一皱眉头道：“小施主，你弄错了，今日之会乃是天下闻名的力士较技，并不是普通的把式场比武！”

他心中以为这年轻人必是什么富家弟子，学了几手普通拳脚，出来乱闯名声，初生之犊不畏虎，怕他糊里糊涂的送了命，所以才婉言绝他，希望他知难而退。

谁知这年轻人将头一昂道：“我知道，不是猛龙不过江，老师父怎么知道我不是力士呢，在下俞士元，陕中酒泉人氏，打遍乡里无敌手！”

法元又好气又好笑，天下知名士甚多，连二流人物算上，也没有俞士元这一号！

谁知俞士元的大话还没有讲完，拍着胸膛又道：“在下幼遇名师，得过真传，家师名叫三脚虎，在下蒙家乡朋友抬爱，赠了一个外号叫做玉面追风侠，相信各位朋友多少也有个耳闻。”

此言一出，大殿中笑得更响了，因为殿中这么多人，从没有听过这么两个怪号的，祁赤连忍住笑问道：“台端练功夫时，最大的仙人担是几斤的？”

俞士元想了一下道：“没仔细称过，大概总有一两百斤吧！”

殿中又是一阵大笑，俞士元似乎也有点觉察，向四周大声道：“你们笑什么，肉眼不识真英雄，难道我算不得力士！”

四周的笑声更响，祁赤连强忍住笑道：“阁下果真算是力士，只可惜来晚了一步，方才法元大师宣布过要参加力士大会的人，必须先经过举钟测验。”

俞士元嗯了一声道：“钟倒是没举过，不过可以试试看，大师，我补行测验行不行，在下学艺十数年，总得找个机会出人头地一